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第八回 活填房李慶年迎妾 擋子班王春桂從良

話說周庸祐那夜在錦繡堂廳上，因妓女桂妹在房子裡，和別客姓張的一個美少年，正在熱薰薰的，幾乎沒個空到廳上，因此動氣，要把六千銀子贖桂妹回去。那桂妹聽得，放聲大哭，跑到廳上來，在座的倒嚇了一跳。方欲問他怎地緣故，那桂妹且哭且說，向五嫂罵道：「我自歸到娘的手上，也沒有虧負娘的，每夜裡捱更抵夜，侍酒准有十局八局，年中算來，口過娘使用的，卻也不少。至今二三年來，該有個母女情分。說起從良兩字，是兒的終身事，該對女兒說一聲，如何暗地裡乾去？」說罷，越加大哭。五嫂道：「你難道瘋了不成？須知娘不是把來當娼的，像周老爺這般豪富的人家，也不辱沒兒。你今有這頭好門路，好像戲本上說的磨鐵生光，他人作夢也夢不到，還有何說？」桂妹道：「兒在這裡，什麼富家兒也見的不少，兒統通是不喜歡的，但求安樂就罷了。由得娘乾去，兒只是不從！」五嫂聽了，暗忖姓周的只是一時之氣，倘桂妹不從，翻悔起來，則是六千銀子落個空，便睜著眼罵道：「你的身原是娘的，即由娘作主。娘乾這宗營生，不是做功德乾善事，要倒賠嫁妝，送與窮漢！若有交還六千銀子的，任由兒去便是。」說罷，還千潑辣貨萬潑辣貨罵個不絕。一頭罵，一頭下樓去了。桂妹還在一旁頓足只是哭。便有同院的姊妹，上前勸他一會於，扯他下了樓來。當下一干朋友倒見得奇異。周庸祐自忖自己這般家富，他還不願意，心上更自不樂。只見席上一位喚做周雲微的說道：「這卻怪不得，宗兄這會方才叫他，從前沒有定過情，他自然心上不感激。待他回到府裡五七天，自然沒事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五嫂再復上來，周庸祐即說道：「定銀已是交了，人是定要帶他回去的。你且問他，怎樣才得願意？」五嫂道：「十老爺你只管放心，老身准有主意。」說了再復下樓，把周庸祐的話，對著桂妹，問他怎樣才得願意。

桂妹聽了，自想滿望要跟隨那姓張的，可恨養娘貪這六千銀子，不遂自己心頭之願。那姓周的有許多姬妾，料然回去沒甚好處。若到華民政務司那裡告他，斷不能勉強自己。奈姓張的是僱工之人，倘鬧了出來，反累他的前程，就枉費從前的相愛了。橫豎身已屬人，不如乘機尋些好意，發付姓張的便是。想罷，即答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兒有話說。」五嫂道：「有話只管說，娘自然為你出力。」桂妹道：「隨他回去，卻是不難，只有三件事，要依從兒的。」五嫂便問哪三件？桂妹道：「第一件，除身價外，另要置些頭面，還要五千銀子，把過兒作私己用，明天就要交來。第二件，隨他回去，只在香港居住，也不回府上去。第三件，兒今心裡不大舒服，過兩天方能去得。這三件若能應允，兒沒有不從。若是不然，兒就要到華民政務司裡，和娘你算帳。」五嫂聽罷，只得來回周庸祐。那周庸祐覺得三件都不是難事，當即允了。便開懷飲了一會，席終而散。

果然到了次日，即將五千銀子交給桂妹，隨把身價銀除交五百元之外，尚有五千五百銀子，一並交妥了。另有頭面約值四千銀子上下，都送了過來。五嫂就與桂妹脫褐，唸經禮鬥，又將院裡掛生花、結橫彩，門外掛著縐紗長紅，不下十餘丈。連天鼓樂，徹夜笙歌，好不熱鬧！同院姊妹，紛紛送餅禮來，與桂妹賀喜。桂妹一概推辭。或問其故，桂妹道：「姊妹們厚情，為妹的算是領了。這會回去，若得平安，也是托賴洪福。倘不然，為妹嗎，怕要削去三千煩惱青絲，念阿彌去。姊妹們若是不信，且放長眼兒看來。」各人聽了，都為感動。只有五嫂得了六千銀子，卻不管三七廿一。

到了次夜，桂妹即密地邀姓張的到來，與他作別，姓張的只皺著眉，沒話可說。桂妹勸道：「妾這場苦心，君該原諒。俗語說：『窮不與富敵。』君當自顧前程，是要緊的。妾是敗柳殘花，沒什麼好處，也不須留戀。」說罷，隨拿出三千銀子，再說道：「拿這些回去，好好營生，此後青樓不宜多到。就是知己如妾，今日也不過如此而已。」說時不覺淚下，姓張的亦為感泣。正是生離死別，好不傷心！整整談了幾個更次，姓張的心裡帶著憤恨，本不欲拿那三千銀子，只不忍拂桂妹的美意，沒奈何，只得拿著，趁人靜時，分別而去。別時的景況，自不消說了。

到了第三天，周庸祐即準備轎子迎桂妹回去。宅子什物，都是預先準備的，也不必說。自從贖了桂妹之後，周庸祐因此在港逗留多時。

那一日，正接得羊城一函，是拜把兄弟李慶年因前妻沒了，要續娶繼室，故請周庸祐回省去。周庸祐聽得，當即別了香港，要返羊城。先回到東橫街府上，也沒有說在香港攜妓的事，即叫管家駱子棠（號念伯）上前，問李兄弟續娶繼室，可有措辦禮物，前往道賀的沒有。駱念伯道：「禮物倒也容易，只是喜聯上的上款怎麼題法，卻不懂得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又奇事，續娶是常有的，如何你還不懂？」駱念伯道：「他本來不算得續娶，那李老爺自前妻陳氏在時，每欲抬起第二房愛妾，作個平妻，奈陳氏不從，因此夫妻反目。今陳氏已歿了，他就把第二房作了繼室。這都是常有的事，也不見得奇異。偏是那第二房愛妾，有一種奇性，因被陳氏從前罵過，又沒有坐過花紅轎子，卻懷恨於心。今因李老爺抬舉他為繼室，他竟要先離開宅子裡，另稅別宅居住，然後擇過良辰，使李老爺再行擺酒筵賓，用儀仗鼓樂，花紅大轎子，由宅子裡起行，前往現稅的別宅接他，作為迎娶。待回至宅子，又再行拜堂合巹禮。他說道：『這樣方才算真正繼室，才算洗清從前作詩妾的名目，且伸了從前陳氏罵他的這口氣。』這樣看來，怎麼賀法，還要老爺示下。」

周庸祐聽得，答道：「這樣果然是一件奇事，還不知同社的各位拜把兄弟，究有賀他沒有？」駱念伯道：「蘇家的說道：『李老爺本是官場裡的人，若太過張揚，怕這些事反弄個不好看。』許家的又說道：『他橫豎已對人說，他自然當是一件喜事，斷沒有不賀的道理。』兩家意見，各自不同。只小弟聽說，除了官宦之外，如潘家、劉家的早已備辦去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是呀！凡事盡主人之歡，況且近年關部裡兼管進口的鴉片，正要靠著洋務局的人員，怎好不做個人情？就依真正娶繼室的賀他也罷了。」便辦了寧綢喜帳一軸、海味八式、金豬一頭、金華腿二對、紹酒四壇、花羅杭縐各二匹，隨具禮金一千元，及金器等件，送往李府去。

到了那日，周庸祐即具袍帽過府道賀。果然賓朋滿座，男女親串，都已到了。頭鑼執事儀仗，色色俱備，活是個迎親的樣子。及至新婦到門，李慶年依然具衣頂，在門首迎轎子，新婦自然是鳳冠霞帔，拜堂謁祖，花燭洞房，與及金豬四門的，自不消說。次日即請齊友誼親串，同赴梅酌。宴罷之後，並留親朋聽戲。原來李府上因有了喜事，也在府裡唱堂戲。所唱的卻是有名的擋子班，那班名叫做雙福。內中都是聲色俱備的女伶，如小旦春桂、紅淨金鳳、老生潤蓮唱老喉，都是馳名的角色了，各親朋哪個不願聽聽。約摸初更時分開唱，李慶年先自肅客就座，男客是在左，女客是在右。看場上光亮燈兒，嬌滴滴的女兒，錦標繡帳，簇簇生新，未唱時，早齊口喝一聲彩。未幾就拿劇本來，讓客點劇。有點的，有不點的。許英祥點的是《打洞》，用紅淨金鳳；潘飛虎點的是《一夜九更天》，用老生潤蓮。次到周庸祐，方拿起筆兒，時周少西正坐在一旁，插口說道：「這班有一小旦，叫做春桂，是擅唱《紅娘遞柬》的，點來聽聽也好。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就依著點了。這時在座聽戲的人，個個都是有體面的，都準備賞封，好來打賞，不在話下。

不多時，只聽場上笙管悠揚，就是開唱。第一出便是《打洞》，只見紅淨金鳳，開面扮趙匡胤，真是文武神情畢肖。唱罷，齊聲喝采，紛紛把賞封擲到場上去。惟周庸祐聽不出什麼好處，只隨便打賞去了。跟手又唱第二出，便是《一夜九更天》，用老生掛白鬚，扮老人家，唱過嶺時，全用高字，真是響遏行云。唱罷，各人又齊聲喝采，又紛紛把賞封擲到場上去。周庸祐見各人這般贊賞，料然他們賞的不錯，也自打賞去了。及到第三出就是《紅娘遞柬》，周庸祐見這本是自己親手點的，自然留神聽聽。果然見春桂扮了一個紅娘，在廂房會張生時，眼角傳情處，腳踵兒把心事傳，差不多是紅娘再生的樣子。周庸祐正看得出神，周少西在旁說道：「這樣可算是神情活現了。」周庸祐一雙耳朵，兩隻眼兒，全神早注在春桂，魂兒差不多被他攝了一半。本來不覺得周少西說什麼話，只隨口亂答幾個「是」。少頃，又聽得春桂唱時，但覺驚喉跌蕩，端的不錯。故這一出未唱完，周庸祐已不覺亂聲喝采，隨舉手扣著周少西的肩膊說道：「老弟果然賞識的不差了，是該賞的。」便先把大大的賞封，擲到場上。各人見了，也覺得好笑。過了些時，才把這一出唱罷。

李慶年即令停唱一會，命家人安排夜宴。飲次間，自然班裡的角色，下場與賓客把盞。有贊某伶好關目，某好做手，某好唱喉，紛紛其說。單表小旦春桂把盞到周庸祐跟前，向姓周的老爺前老爺後，喚個不住，眉頭眼角，格外傳神。各人心裡，只道周棟臣有這般豔福，哪裡知得周庸祐把過春桂的賞封，整整有二千銀子，婦人家哪有不喜歡？那周庸祐又見得春桂如此慇懃，也不免著實贊獎他一番。又復溫存溫存，讓他一旁坐下，隨問他姓什麼的。春桂答道：「是姓王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到這班裡幾時了？是從哪裡來的？」春桂答道：「已經兩載，從京裡來的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惜周某緣薄，見面的少。現在青春幾何？現住哪裡？」春桂道：「十九歲了。現同班的，都稅寓潮音街。往常也聽得老爺大名，今兒才幸相見。」

周庸祐見春桂說話玲瓏，聲又嬌細，自然賞識。回顧周少西附耳說道：「他的容貌很好，還賽過桂妹呢。」周少西道：「老哥既是歡喜他，就贖他回去也不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哪有不懂得。只有兩件事：一來是怕他不喜歡；二來馬奶奶，你可知得他的性兒，是最不喜歡侍妾的。便是在香港花去六千銀子，贖了桂妹，我還不敢對他說。」周少西道：「老哥忒呆了！看春桂這般慇懃，是斷沒有不喜歡的。若馬奶奶那裡，自不必對他說。像老哥如此豪富，准可另謀金屋的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話很是，就煩老弟問問春桂，看他願意不願意，我卻不便親自說來。」

周少西便手招春桂，移坐過來，把周庸祐要娶他回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春桂一聽，也不知得周庸祐已有許多房姬妾，自然滿口應承。便帶周少西轉過廂廳裡，並招班主人到來面說。當下說妥身價五千銀子，准於明天兌付。周少西即回過周庸祐，庸祐好不歡喜！先向李慶年及各位賓朋說明這個緣故，是晚就不再令春桂登場唱戲了。各友都知得錦上添花，不是贊春桂好良緣，就是贊周棟臣好豔福，倒不能勝記。

及至四更時分，唱戲的已是完場，席終賓散，各自回去。到了次日，即把春桂身價交付過了，就迎春桂到增沙一間大宅子居住。那宅子直通海旁，卻十分宏敞，風景又是不俗，再添上幾個丫環僕從，這個別第，又有一番景象。正是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，春桂住在其間，倒自覺得得意。那一日，正在廳前打坐，忽聽門外人聲喧鬧，一群婦女，蜂擁的跑上樓來，把春桂嚇得一跳。正是：
方幸姻緣扳閱閱，又聞詬誶起家庭。